

莊

子

通

莊子通卷第四

沈一貫註

駢拇第八

外篇

外篇者內篇之輔也大旨不出內篇縱而言之時則有矣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

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  
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  
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  
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  
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  
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  
不爲駢而枝者不爲歧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  
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  
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  
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擢音毋駢音玄疵音尤  
藏去聲行下孟反擢音

音黃。六鼓。惑亂。意景。音詠。聚無用之語。如瓦之  
音別。離之結也。窺向邪說。微隱穿鑿。文句也。故又作鑿。  
揚朱墨。置政企同音。器。是音符。脛音幸。斷音短。去上  
聲。無所去。憂言憂不待去而自去也。意如字。

駢拇足大指與第二指相連爲一也。枝指手大指  
傍枝生一指而六也。此皆生而有者。故曰出於性。  
然於同有之德爲侈矣。附贅附生之肉。縣疣縣繫  
之瘤。皆稟形以後方有。故曰出於形。然於本生之  
性爲侈矣。侈多也。天下之爲道術者。多方於仁義  
之行。仁義雖出於五藏之情。然於道德之正爲侈  
矣。是故駢於明者亂色。而離朱則以爲是。多於聰

者亂聲而師曠則以爲是枝於仁者擢德塞性而  
曾史則以爲是駢於辯者游誇無用而揚墨則以  
爲是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正道也正道者惟不  
失性命之情不失性命之情者可合可枝可長可  
短鳧脰鶴脰一皆任之而無憂也吾意仁義非性  
命之情乎性命之情宜無憂矣而何仁人之憂多  
也離朱卽離婁黃帝時人師曠字子野晉平公樂  
師擢拔也曾曾參史史鮒正正疑當作至正去憂  
去字疑有誤

且夫駢於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曉一者

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  
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富貴  
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  
囂也夫音符齒音統齒斷也蒿好羔反亂也饗音滌

且仁人之多憂何異於不仁者哉譬之駢枝者有  
餘於數固人之所憂而決之齧之不免於啼則不  
足於數亦人之所憂也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  
患是決齧之類也亦憂也不仁者決性命之情以  
饗富貴是駢枝之類也亦憂也故意仁義其非人  
之情乎人情則天下安之矣而何三代以下之囂

葛也。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

响音吁，離音麗，纏音墨，索悉各反。

所謂人情者，性命也。道德也，人之常然也。待矯揉

造作而成者非常然也何必屈折禮樂均愈仁義以遊於道德之間哉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魯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

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夫音扶殉松俊反笑策同塞悉代反

博之類也惡音烏

以仁義易性與以名利易性者何異此臧穀之譬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奚必仁義之是而貨財之非乎此節之言尤爲無理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

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  
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屬音孰夫音扶

惟無所屬之爲無係無着。夫是之謂性命之情。夫  
是之謂道德有所屬者皆非也。皆適人之適而不  
自適其適者也。愧道德之不能，故棄仁義與棄淫  
僻之行同而皆不敢爲也。余嘗謂絕聖棄智，絕仁  
棄義之談，始於老而盛於莊。蓋自仲尼沒，支流分  
盜仁義名字者不可勝數。如所謂擢德塞性以收  
名聲者不少。大抵得聖人之用而遺聖人之體。蓋  
以顏氏之學止而不傳之故。宜仲尼有喪予之歎。

而高談道德者以仁義爲詬也夫殉仁義之有殘  
生損性固也顧不知尊性命徒不死亦何益天生  
人之意豈欲人苟偷視息如龜鶴於靈而已哉聖  
人之道用行舍藏王天下平四海有之不爲加無  
之不爲損不爲錦衣玉食肥澤不爲藜藿蓬累癯  
瘠殺生不爲痛得生不爲喜豈復置養生適性之  
論於胷中哉若此篇者吾不敢護莊子之短而曲  
爲之解也

馬蹄第九

外篇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

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連之以羈，帶編之以早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楛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者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阮胡切  
反樂音  
洛剔音惕，錐音落，羈音宜，反馬音執，阜才老，反棧土板，反楛其月，反策策同。

路寢正寢，伯樂孫陽秦穆公時人，燒鐵炙之也，剔

翦其毛刻削其蹄絡籠其頭羈謂連枝絆也鬣約前兩脚也阜槽櫪棧編木爲旋安馬脚下以去其溼所謂馬牀也楸銜也帶皮曰鞭無皮曰筴皆馬杖也範土曰陶埴黏土也鈎曲也謂世以任自然者爲不善治以厲駑爲驥揉曲爲直矯自然者爲善治過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埴埴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



填填滿足意顛顛高直貌蹊徑隧道舟舡

斃用力貌蹊蹠矜恃之容澶漫縱逸之心摘僻曲  
拳之行犧樽酒器刻爲牛首以祭宗廟者上銳下  
方曰珪半珪曰璋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  
踉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  
介倪闐扼驚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  
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  
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  
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

乃始踉跄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知去聲下同哺音步縣音玄

靡摩順也踉踏也已止也衡轅前橫木扼馬頸木月題額上當顙形似月者也介獨倪睥睨闔曲驚曼抵突愚嘗謂疆搏弱衆暴寡智苦愚此有生之常理燕雀鷹鷂必無共巢牛羊虎豹必無同穴而謂至德之世人與鳥獸同族非虛言哉或者見禪伯有降伏龍虎者遂謂龍虎可游物無不可游也不知禪伯能盡龍虎而降伏之耶凡爲禪伯者皆能降且伏耶道有所獨行會有所特遵而非其必

然者也。否則其偏至之性與久馴之習而非其盡  
然者也。蓋善政祛虎至誠化鱷大孝感鵲積仁馴  
雉今古耳目往往雖有然長者以爲偶然真偶然  
非退托也。至於豢龍養虎解鳥語游鷗羣者咸不  
必賢知而能則吾所謂偏至之性與久馴之習而  
非人情物理之大較矣。執此而謂上古之世人與  
禽獸更無別者不知幾萬年理所難信。夫禽獸尚  
不能自相容也。而能容人乎。人所以免於禽獸之  
害者。聖人功也。大易所云穴居野處而教之以宮  
室也。重門繫柝以待暴客也。罟網以佃魚也。耒耜

以耕稼也。服牛乘馬以代勞也。日中爲市以通有無也。盡聖人安養天下之功。蓋民待此而始蕃也。彼異家書載盤古以來幾萬載。而至於羲黃若是。則所謂容成大庭之流。亦蜘蛛螻蟻之不若耳。蜘蛛能網虫。螻蟻能聚糧。彼天生天死而不能畫一。奇猶稱至德之君愧矣。故自有人類以至於蕃滋者。聖人功也。而莊子顧以爲罪何也。聖人豈不欲人之同乎。無知而民必不能無知。聖人豈不欲使民同乎。無欲而民必不能無欲。旣已有知有欲矣。必不能反之而歸於愚。則仁義之說立而法制之

事行至於愈趨愈下愈增愈繁而至於周之末世則勢然而非聖人之心然也烏可以是非聖人哉謂馬之知而能盜者伯樂罪也然則獼猴之知而盜果也鼠之黠無不盜也蟻之知而僕僕然牽醜而附羶竊餘糧剩甘而藏之埳也蜘蛛之知而結網以睨蜚蚩也此又誰之過也竭馬力而至於敗此東野稷之過非伯樂過也竭人情而至於敗此後世之過非聖人過也

胠篋第十

外篇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絨膝固

尙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尙鑄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犬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十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

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

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爲去聲朕音區探平聲尙古營反鎬音既知去聲嚮

音向爲大去聲下同竟音境治平聲殺音賦知去聲處上聲

肱開篋箱囊袋攝收緘結滕繩也尙關鈕也鑰鎖

鑰也田成子齊大夫陳恒也陳敬仲七世孫食采

于田魯哀公十四年陳恒弑簡公割安平至于瑯

琊自爲封邑至曾孫太公邪遷齊康公於海上自

立爲齊侯自敬仲至莊公凡九世知齊政自太公

至威王三世爲侯通計十二世莊子宣王時人也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

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脘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掎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

而淵竇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  
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  
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弁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  
衡以稱之則弁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  
弁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弁與仁義而  
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  
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  
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弁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  
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  
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

訓音口反長音長脆  
勅懸反舍上聲

桀紂四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  
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  
位而放其毒於天下唇竭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  
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  
大盜起此自然相生之勢也楚宣王會諸侯魯恭  
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將辱之恭公曰我周公之  
胤行天子禮樂勲在周室今送酒已失禮方責其  
薄無乃太甚乎遂不辭而還宣王怒興兵伐魯梁  
惠王常欲伐趙而畏魯會楚魯有事遂圍邯鄲故  
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在非以實淵而淵實絕

聖非以止盜而盜止彼竊鉤小盜刑罰加焉竊國  
之盜則享富貴之安而又兼有仁義之名頌功讚  
德者不絕於前凡先王所制斗斛權衡符璽之屬  
又皆爲之資世雖有賞罰之典弗得而加則是重  
利益踞而使之不可禁皆聖智之法倒太阿而授  
之柄也蓋成子相齊大施於民常以國量出家量  
入僞爲仁義以收人心而因竊齊國故莊子有感  
而云寧獨陳恒古今事若此者多矣嘗疑天道亦  
瑣屑於小報應而茫昧於其大者當有別論不可  
一一決之於目前也乃莊子歸罪於仁義迂矣莊

子獨疾橫議者操仁義之名以惑天下而并追過  
於聖人仁義何過而坐參夷之誅哉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  
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  
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倍  
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  
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  
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  
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攬工倕之指而天下始  
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

日操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魯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煇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知音智殫音舟攬呂係反倕音垂行下孟反煇音藥

殫盡也。擢拔也。攬折也。倕堯工人。周人鑄鼎鑊。倕身於鼎。使自嚙其指以戒後世。不當爲大巧也。鉗閉也。攘却也。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

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頹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

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鑠山川之

精中墮四時之施喘栗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

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

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伎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

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戲義同樂音洛羸音僞

耳聾苟音會鉤削音笑格古百反置果音嗟浮漸音

尖頤戶結反滑子八反解音蟹好知並去聲墮音交

旋始鼓反喘音舛栗音輒耳轉反肖音消舍上聲種

上聲夫音扶啍音諄  
羸褭也小網有柄者曰畢以繩繫矢射曰弋罟罾

皆網也。筍曲梁也。削格卽今鹿角馬槍以繩木羅  
絡而取獸也。置罟兔網漸毒漸漬毒害於物也。頡  
滑頡頏滑稽也不正之語也。解垢散亂汗垢也。附  
地之徒曰喘奕飛空之類曰肖翹皆輕小物也。種  
種淳樸役役輕黠啍啍多言也。夫陳成子弑簡公  
孔子沐浴請討田氏不齒於仁義之門久矣。十二  
世有齊國則仁義不用故也。莊生更以爲仁義之  
過。謬矣。其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  
之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益謬天下之不善人多  
正賴仁義訓化之整齊之而後可更謀去之。小人

益無忌憚矣。大抵天下之勢由質而文。若江河滔  
滔而下。孔孟亦疾之矣。况莊老乎。揀文莫若以質。  
孔孟亦欲之矣。何必莊老乎。顧揀之之法。制德行  
議度數辨上。定民志。若是已矣。若欲盡培而去  
之。是憤蚤虱而焚裘。若雀鼠而撤廬。恨馬之不前。  
斬而投之河者也。蓋方是時。學術凌亂。人事變詐。  
紛紜反覆。殊不可人意。操剖擊之說者。不獨莊老  
之流。卽荀卿墨翟之徒。往往有之。顧不知憤世之  
論。可言不可用。其後秦并天下。遂乃收天下兵。鑄  
鐘鐻。徒豪傑。殺術士。焚詩書。一法令除異議。掃先

王封建井田禮樂之迹略盡雖不盡如莊生言而  
几莊生言已行十七八矣秦豈不自謂曠然更始  
直追太上之前反天下之智以爲愚可萬世安也  
而遽以亡滅何哉豈非仁義不施之效乎於是漢  
皇帝與用陸賈之言以仁義守之賈名爲仁義耳  
尚收其效而况仁義如先生者哉仁義何負於天  
下乎顧莊生之論人亦時誦之者何也文不若朴  
繁不若簡揀夸以僿天之道也是故周鼎於倕而  
嚙其指周廟於金人而緘其口先王之不貴巧也  
如是是以文帝承周秦之後清淨玄默與民休息

而不逞禮樂之事。此正得揅夸之道。雖黃虞當如是矣。以老子言之。所謂不以利器示人者。故世謂文帝善用老子信哉。又何必絕聖知棄仁義。剖斗折衡。焚符破璽。而可以反太古之舊乎。晁說之曰。儒者之言無難易。斯可行也。著爲事業。傳之後世。苟得吾言者。其行與吾均也。莊老不然。其言甚大。聽之使人溺而易悅。顧其無爲爲之不治治之。之類若爲而行也哉。皇道帝德出於尚書中候緯書也。嘉祐學者所不道也。孔子定書斷自二帝。尚復皇之貴哉。武陵曰。六經無皇道。劉道原亦云。

在宥第十一

外篇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鷲而後有

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治平聲樂音洛邪音耶處上聲行下孟反

在者存而不擾之謂宥者寬而不急之謂聞古之御天下者存之寬之而已不聞有以治之也所以存之而不擾者人之性本自然擾則有加於性之外而淫之故不爲也所以宥之而不迫者人之德寬以養之而後可急則變業而不可久故不爲也夫性者民之性使民不淫其性治之如性而止矣

非我治之亦非別有治之之道也古之人如此有  
治天下者否乎哉自堯治之則使天下欣欣然樂  
樂則不恬有加於性之上矣自桀治之則使天下  
瘁瘁焉苦苦則不愉有損於性之中矣加之與損  
不恬之與不愉皆非德也不可久也人大喜則助  
陽大怒則助陰陰陽偏則不和使人傷形損性而  
中道天於是天下始矯強詰屈卓詭驚悍而有奇  
舉之行人趨於奇故舉天下不足以賞罰而譁焉  
日以賞罰爲事於是懼斧鉞之誅而又慕軒冕之  
貴競貨利之謀而又計聲稱之好操兩心以御一

身兼日夜以謀一生與迹共逐日以所寄為事耳  
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此治之之過也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  
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  
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  
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入者存可  
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入者乃始鑿  
卷愴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  
下之感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  
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

說音悅相去聲知  
去聲商音來卷音

人非徒謹於賞罰而已也而且有多方之眩有聲  
有色有仁有義有禮有樂有聖有知皆所以淫亂  
其德而相助其欲者天下如安其性命之情此入  
者雖有之不爲病天下惟不安其性命之情而日  
以此入者爲治則天下乃始齟奉不舒恰囊急遽  
而趨於亂不能遺此入者已爲過矣而又且重之  
愛之甚矣天下之感也重之愛之過而不留尚嫌  
其多事也而又且珍之重之非齊戒不敢授受非  
跪坐不敢進獻播之於詩歌佾舞而薦之於清廟

明堂其愛芻狗而惜遠廬如此吾且奈之何哉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擯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莅音利見音現從音聽炊音吹

君子無樂乎臨莅天下也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者貴愛其身甚於天下而不敢以輕試之謂也夫然後能使天下各安其性命之情而

寄託於天下之上。故君子苟能無關其五藏，無拔其聰明，不動而變，寂同祭祀之尸，而龍章已顯，不言而章，默如萬仞之淵，而雷聲已赫，神順物而自動，天隨理而自行，從容無爲，恬淡虛無，無心於萬物之交，若游塵浮動於太空，升降飄飄，惟其所之，而無定迹，使有罪者自受罰而去，物亦不苦，我亦不知有功者自膺賞而往，物亦不樂，我亦不知所謂在之宥之而已。如是則天下自治矣。又何暇於治之哉！累塵也。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滅人心？老聃曰：汝慎

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因殺。淖約柔乎剛。  
彊廉劇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  
再無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儋驕  
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上時掌反。淖昌略反。劇音貴。縣音玄。儋粉問反。

崔瞿曰：不治天下，則人心何由善哉？老子曰：治人心，適所以撓人心也。汝慎毋撓人心哉！人心甚輕而易動，排之則下，進之則上。上之卽有殺物之毒，下之輒嬰自囚之苦。剛彊悍驚，有死而不可制；以剛遇剛，不碎則折；以柔遇剛，蠲忿爲悅。摧英雄之壯志，妙舞清歌，解彪虎之嚴顏，甘辭卑說，廉察劇

割雕鏤刻琢去彼鑛璞就此斬鐸熱腸生於順喜  
焦火不如冷面施於違怒凝冰奚若逐境隨波迅  
鬼疾神纔思維已遍周於諸界一俛仰卽再撫於  
千旻夸父不能逐其影亥章何以追其塵故居則  
沉於淵藏寂莫而無迹動則縣於天去寥廓而無  
垠兩相馳而難仍非尋丈之可云僨發驕騰若爲  
控御故曰六馬可駕而氣難調奔車可靡而情難  
制險人心其若此夫何法以搜治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撻人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  
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

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讎兜於崇山投  
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  
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  
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誠信相譏  
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  
百姓求竭矣於是乎斲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  
天下昏昏大亂罪在攫人心故賢者伏處太山嵒岩  
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  
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  
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

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接楛也仁義之不爲

桎梏鑿枘也

馬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故曰絕

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肢音魁脰音李峴音危施音興

處上聲嘆音堪枕去聲桁音杭離音利跂音企接音楛楛音習枘人銳反嚆虛交反知治並去聲

胼白肉也施延也爛漫散亂也脊脊相踐籍也殊

斷也桁楊械也離跂用力貌離跂攘臂乎桎梏之

間言聖人之迹方爲害物之具而腐儒不知反一

無迹方欲以迹治迹何荒亂之能拯哉故聖知乃

桁楊之接楛也仁義乃桎梏之鑿枘也會史乃桀

紂之嚆矢也絕之棄之而後天下可治也接楛械

楔也。械不楔不牢。故析楊以接，櫜爲管，鑿孔也。納孔之中者曰柎。柎無孔則無用。故桎柎以鑿柎爲用。嚆矢鏃有孔能鳴者，聖知爲竊國之具。仁義爲凶暴之資。曾史爲桀跖之先聲。而指嚆也。嚆矢卽鳴鏃。漠匈奴冒頓作鳴鏃，所射下無不悉射者。

黃帝立爲天子。

此章蘇長公解佳，今全錄之。

十九年今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

生爲之奈何

道固有是也。然自是爲之則殆不成。

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得道者不問問道者未得也。得道者無物無我，未得者固將先我而後物。夫苟得道，則我有餘而物自足，豈固先之耶？今乃舍己而問物，惡其不情也。故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言其情在於欲己長生而外託於養民，人遂羣生也。夫長生不死，豈非物之實，而所謂養民人遂

羣生者豈非道之餘乎。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治平聲

天作時雨，山川出雲，雲行雨施，而山川不以爲勞者，以其不得已而後雨，非雨之也。春夏發生，秋冬黃落，而草木不以爲病者，以其不得已而後落，非落之也。今雲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雖天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故荒亡之符先見於日月，以一身占之，則耳目先病矣。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真人之語佞人猶穀之與稗也。所種者穀，雖瘠土情農不生稗也。所種者稗，雖美田疾耕不生穀也。今欲學道而問已，隋佞偽之種，道何從生。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

久問音開復扶又反首去

棄世獨居，則先物後己之心，無所復施，故其問如此。

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

語去聲

廣成子至此始以道語黃帝乎曰否人如黃帝而  
不足以語道則天下無足語者矣吾觀廣成子之  
拒黃帝也其語至道已悉矣是以問居三月而復  
往見則蹙然爲之變其受道豈始於此乎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窈窈冥冥者其狀如登高望遠察千里之毫末如  
臨深俯幽玩萬仞之藏寶也昏昏默默者其狀如  
枯木死灰無可生可然之道也曰道止此乎曰此  
窈冥昏默之狀而致道之方也如指以爲道則夫  
窈冥昏默者可得謂之道乎人能棄世獨居體窈

冥昏默之狀以入於精極之淵未有不得道者也  
學道者患其散且僞也故窈窈冥冥者所以致一  
也昏昏默默者所以全真也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  
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去如

聲

自此以上皆真實語廣成子提耳畫一以教人者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則無爲也心無所知則無思  
也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則無慾也三者  
具而形神一形神一而長生矣內不慎外不閉二

者不去而形神離矣。或曰：廣成子之於道，若是數  
數歟？曰：穀之不爲稗，在種時一粒耳。何數數之有  
然！力耕敏耘，不可廢也。

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  
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爲去聲

窈冥昏默，長生之本；長生之本既立，則必有堅凝  
之者。二者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脩鍊變化，堅氣  
而凝物者也。蓋必有方矣。然皆必致其極，不極不  
化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廣成子以窈冥昏默立長生之本以無思無爲無  
慾去長生之害又以至陰至陽堅凝之吾事足於  
此矣天地有官自爲我治之陰陽有藏自爲我蓄  
之爲之在我成之在彼

慎守汝身物將自壯

言長生可必也物豈有禪而不壯者哉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十二百歲矣吾形未  
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  
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  
而人皆以爲極

物本無終極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物未嘗有死故長生者物之固然非我獨能我能守一而處和故不見其分成與毀爾

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

皇者其精也王者其粗也

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

生者明死者幽幽者不知明明者不知幽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游無極之野

蓋將有示化去世形解入土之意也歟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緡音民，遠去聲。

南榮趨挾三人以見老子。老子訶之，則矍然自失。人我皆喪，夫挾人以往，固非也。人我皆喪，亦非也。故學道者能盡死其人而獨存其我者寡矣。可見可言可取可去者皆人也。非我也，不可見不可言不可取不可去者，是真我也。近是則智，遠是則愚。得是則得道矣。故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者，此之謂也。古今語異，吾不知緡之所謂也。以文意求之，其猶曰明也歟。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  
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  
何爲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  
願有聞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  
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  
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  
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  
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  
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  
不知所往遊者執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

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僂僂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溱溱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

可憐者首起辭而行

拊音甫解音婢倘又掌反掉音羅放音做意音噫下同處上声

音如牽冥音棒若渾音昏上池音脉上

扶搖之枝者神木生東海上拊拍也雀躍跳躍如雀倘然驚疑貌贄不動貌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天呼鴻蒙鞅掌衆多也無妄真也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解離鳥獸之羣駭而夜鳴也昆蟲向陽啓蟄也意讀爲噫下並同僊僊輕舉貌歸言已欲去也心養言治人之行在自養其心爾徒但也倫與物忘物我雙遣也牽冥自然之氣莫然無知意云云衆多也鴻蒙言汝欲治人無求治於人在自養

其心而已。但以無爲養其心，而物將自化矣。凡人以形骸用事，則人我卽生。以聰明御物，則情智漸起。此則己之胷中不勝其柴梗，豈能上與元氣游而下與羣生和哉？故必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忘形忘心，而使物我俱遣。大同乎泮溟自然之氣，蕩滌其塵，凡有爲之心，人之精魂，常熒熒欲動，不肯暫休之物也。魂旣莫然，神益清淨，神旣清淨，則無所不清淨。故萬物爲之，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歸根復命而不自知矣。所謂不知者，非曰知之而付於不知也。知之而付於不知，此於大道未融情想未盡。

相去有天地間隔矣必渾渾沌沌不聞其名不聞其情一聽之自然而無所繫於懷然後與萬物交樂於天交食於地各得其所而自遂其生生之理也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其喪人之

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惠烏路反。喪息浪反。

世人莫不喜同而惡異。蓋以出衆爲心也。而不知其不能出衆也。有所聞於此而不能自信。必因衆皆是之。而後自信。然則其才之出於衆人下明矣。才出人下而欲謀人之國。此徒見前人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試者也。倖不可傲。

其喪人國也決矣存人國不能萬一而喪人國也  
萬有餘矣譬孤注然傲倖於一擲一擲不勝而萬  
瓦解矣非夫有國者之愚也國非小物也有大物  
者不可以常物治必非物者乃可以治之也苟明  
乎非物治物之說豈獨可以治天下雖出入六合  
遨遊九州獨往獨來逍遙乎絕人羣而遊太虛可  
也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嚮有問而應之盡其  
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嚮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  
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須論形軀合乎大

尚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觀有者昔之君子  
觀無者天地之友處上聲挈音結反撓而小反惡音

大人之教百姓不以我教之而以百姓之感教之  
猶影響之隨形聲然百姓猶形聲也大人猶影響  
也有問然後應之使物各得盡其所懷而我不先  
焉是百姓爲主而我爲配也靜則處乎無響動則  
行乎無方提挈萬物而復歸其撓撓自動之性以  
遨遊於無端之塗生死於無旁之門與日俱新無  
始無末如此而已未嘗以我爲主而強人之從亦  
未嘗於百姓本然之外有一毫之增加也故頌讚

其形似則與大道合同而不見其有已已尚無有  
豈復有羣有哉故觀有者昔之君子行仁義禮樂  
而不離一切有爲之事非至人也觀無者天地之  
友乘道德之正而逍遙於無爲之業至人也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  
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  
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  
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  
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  
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

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非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累上声

事情多端故曰匿義遠於道故曰遠仁近於道故曰親積厚也中順也易變化也天雖無爲然不爲亦非天也累薄也薄於義而不積當作積於義而

不薄此十條者皆言無無爲亦無爲之事而獨言物莫足爲而不可不爲者蓋莊子論無爲詳矣又恐人遠萬物以求無爲而失無爲之宗故言物不可不爲而爲物者在於無爲無爲者天也德也道也不明於此則物皆不足爲明於此則物皆不可不爲不明於此則人道也明於此則天道也天道者君道也人道者臣道也天道與人道相去遠君道與臣道相去亦遠而不可混爲一也君天下者不務以天自居而下爲有司之事故天下之所以亂也

四

莊子通卷第五

沈一貫註

天地第十二

外篇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化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  
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

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治去聲下

同治人平聲分音憤

此莊子之粹言也天地之化均無二化也萬物之治一無二治也人卒之主君無二君也故知君道者原於德而成於天無爲可也凡天下之業何者不出於道以道觀名而君道正以道觀分而臣義明以道觀技而官工治以道汎觀而物理備故通於天地而與之均其化者混然大同之德也行於萬物而使之各適於治者順然汎應之道也居上治下者如禮樂刑政皆事也能有所藝局於一而

不相通者有司百工之技也并衆技而爲事并衆  
事而爲義并衆義而爲德德混成而爲道道混成  
而爲天故古之君天下者以天自處無欲無爲而  
淵靜通於一而萬事畢矣通無所通得無所得則  
鬼神猶從之而况於人乎彼有爲者下侵有司之  
事亂天下者也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  
以不剗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  
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  
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

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  
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  
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  
死，毛遂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  
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行下孟反

樂音洛分音憤王去聲處上聲

剗心者，剗其有心之累而去之也。韜，包容也。不拘  
一世之利爲己私分，以天下之利利天下，而不視  
之爲己私也。顯，則明者不顯，則默而止也。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

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  
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  
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  
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  
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  
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  
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  
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  
遠六音扶此類不能盡音王去聲下同知音智

夫道淵乎靜濇乎清故能應萬事而不礙彼金石

不寂無以應感聲由考起不考不鳴道惟無所在  
故能無應而無不在也萬物孰能拘之夫盛德之  
人任素而往非好與事通也惟本原既立大定而  
大慧自生故廣大圓通無不周遍也非其心之出  
也物採於外而不得不出也其出者暫而非常也  
故形非道則塊然一形無何死矣安能生生非德  
則蠢然一物耳何以稱萬物之最靈至人存其形  
生而與天地俱窮立德明道而與神明不測非甚  
盛德曷能與於此蕩蕩乎無心善應忽然勃然而  
萬物莫之敢違此之謂至德之人至幽而神至

冥而至靈。眇漠之中。真如炯然。故深之又深。愈深而迹從此出。神之又神。愈神而精從此生。故至無而不竭。萬物迭求。時出而直。要萬物之歸。隨其大小。長短脩遠。無所不可。皆一虛無寂靜之所爲也。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知音智索所白反喫苦擊反詬音構

此寄言得真出於無心也。黃帝居中建極。玄珠至寶。本其自有。遊於赤水之北。水火交爭。其失宜矣。

登平峴喻從高望遠向明而破其迷方返照而索其遺珍顧至真絕想非可以心求也至真離色非可以目取也至真離言非可以辨索也故知與離朱喫話皆非所使使象罔乃得之離心離色離言而後通其妙也此廣成鴻蒙之旨也二氏亦曰視不見我聽不得聞離種種邊名爲妙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世豈知衣下玄珠故在汝邊哉又曰千百文殊不能出女人定惟罔明菩薩能出女人定有友人戲指余僕曰此得道乎余曰此有道者非得道也友曰有道

與得道異乎。余曰：堯之時，比屋可封，豈人人得道乎？亦有道爾。今夫赤子嬰孩，愚人百姓，誰非有道者，而未可謂之得道也。友曰：何象罔之得珠耶？余曰：象罔定當得珠，當首使象罔何使三子不效而後使也。既象罔得珠，直宜嘉之耳。何稱異哉？駭之也。亦謂非所宜得而得也。友曰：象罔既得矣，而子猶謂其非所宜得而得不亦異乎？余曰：固欲言之，無益。三子索於前，象罔何由得？夫道不可以有心求，亦不可以無心得。恃三子非也。恃象罔亦非也。徒恃象罔，則赤子嬰孩，愚人百姓，皆得道人也。無

爲貴聖矣。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從有知而歸於無知，非有知，非非有知，而後可以得道。嬰兒者，聖人之所歸也，非與其爲嬰兒而已也。故聖人使象罔，在使三子後也。一象罔可以得珠，何爲使三子哉？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被衣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坳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平，彼

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駟  
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  
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  
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  
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音該

被音披 坂音同 數音朔 尊知音 智絃

配天欲讓爲帝也 坂危也 帝天下者冕旒蔽目 黷  
纒塞耳而齧缺之爲人也 聰敏過人其迹彰矣而  
又乃用智以求復其自然夫過生於知而又役知  
以禁之其過彌甚若與之配天彼且將任知而失

真且將本視其身而異視萬物且將尊用賢知而  
火速馳驟以亂人心且將不能制事而反爲事所  
役不能通物而反爲事所礙既爲緒使與物絃矣  
於是不勝其累且將四面瞻顧而逐物接應且將  
一一而求其所應之宜既物應而衆宜矣且將逐  
物而去無以自主而失其常然之心若是者尙足  
以配天平雖然生人之類有族有祖同居謂之族  
所自出者謂之祖族有衆父祖則衆父父也公侯  
官長猶衆父也帝天下者猶衆父父也齧缺之所  
操臣道也非君道也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

父父以之爲君一時亦可僞治而終不免於亂是治亂之倡也將溲淳散樸使後世受聖知之弊北面者嬰其禍南面者被其賊矣胡可以君天下乎北面之禍南面之賊者桀紂賴聖知以殺賢臣故聖知北面之禍也田恒資仁義以殺齊君故仁義南面之賊也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

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穀食，烏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文公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夫子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華去声 又平声 女音女 已音涼 役音寇 間音開

多男子而授之職，物各得所而志定，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藏富於人，何事之有？聖人之居，如鶉鶉野居而無常處，聖人之食，如鳥子仰母而無定。

心聖人之行如飛鳥行空而無定踪世治則與物  
皆享世亂則混俗韜光厭世則乘化歸盡任其氣  
之所之歸於天帝之鄉何辱之有至言至言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  
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  
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  
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  
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  
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  
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佹佹乎耕而不顧

闔本作  
蓋佹音

圖蓋同落廢也。佹佹耕貌。史稱禹見罪人而泣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夫世雖屢降，俗雖善變，而禹繼治世之後，未聞失德，百姓未應便薄。至此，蓋聖人求治之切，防亂之深，故有是言也。莊子此語，意者本於是而托之于托之口耶？郭子玄曰：夫禹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間也。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啓。夫至公者，付天下於百姓，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是以受非

毀於廉士而名列於三王也。莊子因斯以爲弊起於堯而篡成於禹，將以絕聖而友一遺智而寧極爾。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途詰，或以黃帝之迹禿堯舜之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聖棄智之意焉。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畱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緝緝。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

太上初始之時獨有無爾既無矣安得有名雖無之名亦無有也。至於無不能不化而有始謂之一方是時亦有一而已。眇然渾淪之氣而已。而未有形之可指也。一寓於物而物得之以爲生斯謂之德方其未形之時將有分授而向在於分未分之間也。謂之命如君之命臣正在授受之際也。陰陽之氣靜不能生物必動而後生動亦不能生物必動者稍畱而後能生畱動而生物物成而各具其有生之條理斯謂之形形體成矣神明與之俱而

各有彛則者謂之性。至人循性而脩，以及其德。脩德之至，則同於泰初矣。同乃虛，虛乃未，而德與萬物通。雖與喙鳴之類亦皆脗合，與喙鳴之類脗合，則與天地無不合。而所謂合者，非以此配彼之謂也。其合緜緜，不知我之爲天地，而天地之爲我，混無痕迹。若愚若昏，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此故謂之玄德，而同乎大順也。此莊子粹語，善形容性命天人之際矣。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

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畱之狗成思獲  
狙之便自山林來。叱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  
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  
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  
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  
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放音做縣寓音玄字易  
去声獲袋同狙音疽

有人於此治道若相倣效秩然有條較然畫一使  
不可不然不然毫無假借彼爲堅白之論者本難  
致詰而我以辨離之分明易見若高天之去地也  
若是則是非不惑而人心可正可謂聖人之治乎

老子曰是猶胥徒之治事以靡見此技人之繫結  
以藝見役狗以善獵係頸而成愁思獲狙以見巧  
被繫而出山林此有心之過也何以治人予告若  
以未聞未知之道凡天下之物有首有趾而無心  
無耳者象如山河草木之類多於飛遊蠕動之類  
可見有心者不久而無心者久也此猶不足言也  
若夫有形之物與無形無狀而皆不亡者必無矣  
何以天下惟虛空不毀而有形者皆有毀也由此  
觀之不獨心當無雖形亦當無無心之至至於無  
形而後可長久也所謂無形無狀者何物動極而

止生極而死起極而廢是亦無形無狀矣而不足  
謂之無形無狀蓋止特動之對死特生之對廢特  
起之對安有相爲對待者而近可謂之無哉故曰  
此又非吾之所謂也天下之治存乎人之自治耳  
而苟不忘所以治之之心則爲有己有己者不能  
治人必忘乎物忘乎天然然後謂之忘己忘己之人  
是之謂入於天然然後可以當無形無狀之稱而天  
下治矣天下不可以有治也

將問勉見季徹曰嘗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  
既已告矣味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嘗君曰必服恭

公拔出公忘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  
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  
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  
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將聞勉勉然自曰勉也汙  
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  
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故易俗舉滅  
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  
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溟然弟之哉欲同  
乎德而心居矣

勉音免中去声失音故不音升處上  
声見去声見許逆反見同元若同溟

序音茗悻

至人之治不大聲色示好惡使人折而從我之所  
欲爲也若是則猶自處於高臺之上而使人競起  
之舉投跡焉非不可以快一時之心而拂百姓以  
從己之欲違道以于百姓之譽非治以人而治以  
我於是天下棄其性而鶩於僞矣故大聖之治不  
過披拂長養如春風之於百草使之各去其非而  
各成其性若彼自然而不知斯人也豈肯多謝堯  
舜而甘爲之後哉我欲德而德已在矣溟溟甚貴  
之謂也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

畦鑿隊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  
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  
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叩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  
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爲楲爲圃  
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  
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  
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  
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  
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  
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予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

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  
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

畦音兮隧音遂摺音骨械戶戒反印仰同摯輕結反  
數音朔沃音逸操音臬瞞武版反

水南曰陰種蔬曰圃埒中曰畦隧地道也摺摺用力貌械機器機關也數疾也瞞然羞貌於于夸誕之謂蓋掩也乏闕也

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  
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  
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  
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

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整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友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段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阮走候  
反項音

旭復扶又反夫人肯符汙音芒譽平声警音教渾昏  
上声沌脉丕声治平声

卑陬慙貌項項自失貌天下一人謂孔子汙乎淳  
備哉謂芒昧深遠不可測量而其操行淳和道德  
圓備也又謂其獨任心志不受非譽而稱之全德  
之人自痛其學於孔子爲風波之民子貢之稱丈  
人過其實矣蓋獨任心志不受非譽亦宋榮子之  
徒爾未足爲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猶列子之  
心醉於季咸也此人非真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聖  
人無心以百姓之心爲心聖人無用以時之所用  
爲用斯乃真純備也真渾沌也斯人欲脩純備而

背今向古羞爲世事徒識脩古抱灌之樸而不知  
因時任物之妙故知其爲假脩也直豸者豈以外  
內爲異而徧有所治哉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  
抱神固當江海蒼生林藪萬物雖游於世俗而泯  
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明其必不驚也且渾沌之  
術在彼爲彼在此爲此妙絕智慮孰識之哉所識  
者常識其迹爾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  
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

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句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爲安。昭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昭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撓而小反，昭音超，樂音洛。

大壑海也。五行之內，惟民橫目，故謂橫目之民，諱  
芒論聖治前三言，頗近世法，後二言入道矣。德者  
神人之迹也。故曰：睿，神人則所以迹也。上品神人  
乘理照物，雖復明如日月，卽照而亡，墮體黜聰，心  
形俱遣。故曰：與形滅亡，無我而任物，空虛而無懷  
非闇色也。故曰：昭曠，窮性命之致，盡生化之情，故  
寄身天地，無不逍遙。物我虛幻，萬事銷亡矣。夫忘  
照而照，照與三景齊明。念生而生，生將二儀並樂。  
故能觀萬物之還原，睹四時之復命。是以渾沌無  
分而冥同一道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  
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  
虞氏治之耶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  
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禿  
而施髡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  
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  
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  
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  
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

與平聲瘍音羊禿吐木反  
髡音替操七刀反焦音焦

當去聲

赤張滿稽謂武王之征伐不逮有虞之盛而自復見此事惟此患也門無鬼以爲雖有虞之時非盛矣故友誥曰天下本自均治而舜偶治之耶即天下亂而舜治之耶滿稽悟無鬼之言于是荅曰天下人心本自願治爾豈計舜能治我而君之哉舜之有治譬有瘍而後有藥有禿而後有髮有病而後有醫爾故孝子進藥於父其色方焦然憂也豈願是哉聖人之恥言治天下亦此類也然則揖讓征伐均之衰世事也天下罹此患也久矣豈特今日哉標枝出物逐上而不自以爲高也野鹿放而

自得也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蠢然自動以相役而不謝其功也至德之世如此故民無可名之迹史無可紀之事後世莫之知而稱治則以有虞爲首爾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耶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耶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

也終身諛人也。安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  
坐垂衣裳說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  
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  
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  
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  
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  
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  
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  
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  
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

得耶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厲之人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

諛音俞折音哲考華同  
嗑音合缶錘應作垂踵

強其夫反比音婢房音賴

凡臣子鮮不諂其君父者故世俗以違拂爲盛德以將順爲不肖吾未知世俗之論必然否也夫君父尚不可將順而流俗可將順乎乃以俗之是非爲是非俗之善惡爲善惡豈流俗之尊嚴乃過於君父耶執我而數之曰汝導汝諛則怫然怒而不自知其終身合譬類節言辭聚徒黨爲道諛流俗

之事也可謂終始本末衡決而不對理矣何也凡其衣裳采色容貌皆與人同無敢爲異也凡其是非善惡皆與衆人同而無敢爲異也是我亦一衆人也而猶自謂賢於衆可不謂愚乎知其愚猶非大愚也終其身不復覺悟者大愚也三人行而一人惑雖在迷方猶可反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今舉天下而道諛人惑矣予雖求爲之指南不可得矣悲夫鈞天廣樂非委巷之耳所能知若折楊皇華俚野之音聞者皆噓然笑何者流俗所知者流俗之言而高言非流俗之所知也俗言

當途持高言者固宜批頰退矣猶三人行而二人惑所適不得矣而况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耶不可得則彼惑知其不可得而強之則我又惑豈若釋而不推之爲無憂乎厲之人夜半生子亟取火而照之惟恐其似已也夫厲猶知所祈嚮胡今天下之皆惑而不反也折楊皇華蓋古俗中小曲也二垂踵卽上文二人惑之意言舉足不定也引厲事作歇後語或有脫文厲惡疾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

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  
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  
曰五臭薰鼻困懷中顛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  
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  
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  
爲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  
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  
支楹於柴柵外重纏繳皖皖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  
爲得則是罪人文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  
爲得矣

斷音段 饜子公反 中音衆 滑音骨 離音利 跂音企 鷩音聿 柵音策 重平聲 纏音墨 繳音灼

皖音緩

五臭羶薰香鯉腐悞塞也中頤中傷頤額也五味酸辛甘苦鹹也厲病爽失趨取滑亂離歧用力貌皮弁皮冠鷩鳥似鷲取其羽飾冠故謂鷩冠摺插紳大帶脩長裙柵維也纒繳繩也皖皖視貌

天道第十三

外篇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

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夫地之鑿也，萬物之鏡也。碎音關，鏡音撓，中去聲。

莊子貴無爲，乃稱運而無所積者何哉？天時人事，日夜相代於吾前，而不知其所萌，至變化也。吾不能與之俱化，而有所凝滯，去道遠矣。蓋無爲非無運之謂也。運而不積，所謂無爲也。天一日一周而照之，以日月潤之，以雨露鼓動，陶鑄會無滯積，故萬物成。王者象天法地，撫運應時，亦運而不積，故天下歸聖人。因時變化，與世推移，亦運而不積，故

海內服明於天地帝王聖人之德而其自爲也無不昧然靜矣。聖人之靜非以靜爲善而務之也。凡惡動之心猶動也。求靜之心非靜也。以靜爲善而靜則靜從外入。而豈吾性無物之本體乎。性本無物。由感而後有物。感雖有物而無一足以鏡聖人之心。已去無迹。未來無朕。見在不停。此三心惟一。心一心惟一。靜也。而以何者動。聖人乎。是故靜也。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是以天地萬物無乎不坐。照矣。六通四辟。無所不聞。通之義。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

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矣。靜而神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處上聲鄉去聲素王如字舊作去聲閒音開

虛則實實者倫言惟虛故能應物而物各得其倫

類無失所也夫虛靜無爲而任職者不敢不盡其職此治天下之要術也百職有常如耳聽目視手持足行分定已久各舉其職自無廢曠所以有廢者則由上之人擾之以多事於是有所望風順指或救過不暇而不遑盡心於所事也上無以撓之則下誰敢不舉其職乎故堯舜雖日勞萬幾而惟以知人安民爲急未嘗一侵人之官無爲而自治者以此此歷舉虛靜恬淡寂寞無爲之善以明無爲之爲大本大宗也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

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而和者也。與人而和者謂之人樂與天而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陽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善，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物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夫音扶樂音洛下同。整音躋王去聲下同。畜音旭。

知此德者上可以得大本大宗而與天和下可以均調天下而與人和也。墜碎也。生也。天行則非人之所謂生。死也。物化則非人之所謂死。靜卽陰。動卽陽。則非人之所謂動。靜。故至人之一身皆天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

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知音智長丁丈反

推誠任物，故下莫敢不盡其力。執樞秉鑑，故上未嘗不舉其綱。恬惓無欲，故吾之所需易供，而臣民之事易辨。兼覆並載，故天地之和並應，而四海之外歸心。不俟智數之飛鉗，簿責之紛擾，而均衡和御太上之極治也。彼管韓以下，莫不藉口無爲，而

身無虛靜恬快之德。以上供多欲之君。而下御不靜之人。無其質矣。安所稱無爲哉。故管韓者。徒以無爲。而益其詐。諉之說者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

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尊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道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且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且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

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其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辯音關比音婢一音彼分字去聲省

音青。愚知音督。下知謀同。處上聲。治物平聲。下所治治人同。

此以上皆莊子粹語。分守者職分典守。有司之業也。形名者。形實名稱。綜核之事也。因任者。因其素分。任其當然也。原省者。原亮其情。省宥其罪也。以天治民者。此皇王之上道也。無爲之至德也。時非無仁義。渾然無仁義之名也。降此而下。尚以原亮爲心。不事操切。至於賞罰。而操切已甚。甚而如中商之牛馬。使民極矣。故皇王之世。非無賞罰。而不用賞罰。時一用之。而亦不見其迹。所以爲至治末世之治。但知賞罰。不復知仁義。以上爲何物矣。故

書曰有形有名有之爲言非所急之辭也驟而語  
刑名賞罰此閭巷小人最下之智鬪刀錐之利者  
所謂不可以爲天下主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  
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  
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  
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  
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  
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教言做施音  
試主去聲

天德而出寧謂化育無方與天合德迹雖顯著而  
心恒寧寂故如日照月行春生秋殺晝明夜晦雲  
行雨施既無心於偏黨豈有情於養育自然而已  
矣堯曰如子之言吾膠膠擾擾多事矣子之盛德  
遠合於天吾之用心特下符人事而已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  
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與試往因焉孔子曰  
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  
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  
請問仁義人之性和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

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  
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  
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  
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  
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  
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  
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  
人之性也。

微藏去聲。繡音盤。說音稅。太音太。謾音慢。  
意音意。下同。幾音鷄。夫兼音扶。偈音居。謁及。

揭音傑

西藏書於周室，將已所脩之書，欲藏於周之府藏。

以示後王爲治術也徵藏史守典籍之官因因而藏書也不許謂其爲已陳無用之芻狗也十二經六經六緯也繙以說敷演以明其道也中其說不待其畢辭而中止之也大謾嫌其繁也物愷願物安樂也後言猶未說也牧養也固有必然也放德而行循道而趨無心自然之謂也傷倡勵力貌捐僭負也求尋也亡子逃人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合重趺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孰不盡於前而

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  
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  
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  
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  
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  
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  
目衝然而顙顙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  
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爲不  
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爲竊見音現下同鴈行音杭然音  
闕許覽又竟境同

三十五里爲一舍又師一宿爲舍跡與甞同厖也  
士成綺見老子鼠穴中有蔬殘棄而於妹則不收  
生熟之物狼藉於前而聚歛供給浩無崖止蓋至  
人格量寬宏故其充足之外不復槩懷而於來者  
受之不立界畔士成綺不識也卻退也又言昨日  
初來妄生譏刺今時思省又覺已非引過責躬深  
懷慙悚不知此何故也巧知神聖之名常人之所  
希跂而至人以爲桎楮老子言汝責我以聖人之  
事而不知我於巧知神聖之域久自信爲脫過矣  
汝喚我作牛我卽從汝喚作牛喚我作馬我卽從

汝喚作馬且有牛馬之實與之名而不受則再受其殃不必真有其實但人加之以名卽是實與之名旣一殃矣苟爲不受則必復之是再殃也天下豈有不受而不再復者乎至人亦非爲避殃計而受之也聊爲綺言耳故又曰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服者行習之意鴈行避影者側身逐老子後而不敢直躡其迹也老子曰學道之人當抱樸如愚而後可爾氣象巖巖高立崖岸爾目光馳動睚眦顧盼爾額高亢顯露華飾爾口語不檢夸張虓豁爾狀貌驕豪踉跄爲義有如繫馬而止貌

爲恭敬而志方奔馳不休也躁動而矜持不能任  
適而行也攀緣之心遇境輒發如弩機之迅速也  
不能虛遣明察而審辨勞心於是非之域也矜智  
任巧鑿其渾沌而多於其本性使人得以矚目也  
凡此十事皆虛詐之行而非真實之德若邊境之  
上有是人巡徼吏必以爲盜而繫之矣是故盛德  
容貌若愚去汝矜智乃可爾

老子曰夫道於其大而不終於其小而不遺故萬物  
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  
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

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楛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楛音柄

奮楛爭鶩權勢也

世之所貴乎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

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乃去聲

形色名聲不足以得聖人之情故聖人之情不盡在於書也世豈識之哉雖然卽形色名聲足以得聖人之情於我何益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

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扁符殄反。斲陟角反。惟音鍵。上上聲。糟音遭。魄普各反。

輪車工扁名。酒滓曰糟。漬糟曰粕。甘緩也。苦急也。數術也。大匠不能誨人以巧。古人不能告人以意。善學大匠者由規矩而自悟其巧。善學古人者由詩書而自神其意。若執紙上之虛言。則已漓之糟粕。蕩無少味。徒自勞其神明而已。

天運第十四

外篇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  
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  
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  
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觀。是風起北方。  
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敢問何故。巫咸招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  
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  
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處上聲上上聲彷徨音旁皇招音招語去聲

四方上下爲六極。金木水火土爲五常。九洛之事。

未詳舊云九州聚落之事恐未然或指上古帝皇  
之紀也夫事物之近其故尚不可知而况六合之  
外乎不得已則謂之自然爾而自然豈復有知之  
者哉帝王之治亦明其自然非有爲也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  
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  
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  
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  
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  
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

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  
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  
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  
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  
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  
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  
以道不渝

易音異并音丙

至仁猶天地而孝猶方隅也孝者仁中一節之名  
也無親非薄惡之謂也無不親則無親無不孝則  
無孝有親有孝之名而仁之名分矣從殘忍悖逆

仰而視之則孝爲高爲過從道德混成俯而視之則爲卑爲不及吾之言非高視孝之言乃卑視孝之言也真山非卑從郢而望冥去之遠則卑之矣孝非小從仁而論之去之遠則小之矣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敬孝未離於迹而愛孝心也以愛孝易而忘親難愛孝猶有心而忘則無心也忘親易使親忘我難無心之極親亦忘吾之孝而無孝名也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求言孝思孝思維則也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瞽瞍底豫而天下之

為父子者定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至此則孝不足  
以言之矣豈復太息而稱仁孝之美哉故一節  
之行皆不足多務德尊道而百行皆出於其中矣  
至貴則國爵屏棄矣至富則國財屏棄矣至願則  
名譽屏棄矣是以道不滿也今道之所以為天下  
裂者豈不以人務一節之行哉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  
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  
得

北門成初聞至樂懼然驚悚已而再聞則想悟音

旨懼心退息矣最後聞之知至樂與二儀合德視  
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分別心有同暗惑物我俱喪  
乃不自得也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於微之以天行之以禮  
義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  
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允其聲蟄蟄始作五音驚  
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償一起  
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

微本作微今依疏  
蟄沉執反償方問

反

汝殆其然訝其所解能近於自然也奏應也微順

也禮義五德也太清天道也倫理也經常也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吾非能以意作之也吾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建之以自然春夏秋冬更迭而起根着蟻動循序而生一盛一衰文武各有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自爲調和和氣廣布元聲四流仲春之月蟄蟲始作吾因其自然之理而驚之以雷霆之音尋之無端運轉無極第見一死一生一償一起以變化爲常而反復於無窮是無窮之一旨豈可以聲色求哉子初聞之安得不竦然懼乎世本太清之下有夫至樂者先應之以

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  
調理四時太和萬物三十五字非莊子本文乃疏  
語也今削去微本作微誤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  
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阒  
滿佻塗卻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  
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  
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  
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  
自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

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

阮音鏗卻音陳知音委蛇音懷移

及第二奏之時吾又用天之道與陰陽合其序與日月齊其明順羣生之脩短任萬物之柔剛齊變化之一理豈守故而執常道無不在所在皆無乃谷乃阮悉皆盈滿而吾初無成心因物而付其聲揮動而寬綽其名高大而光明是故萬靈不離其所三光不愆其度天人幽顯各不相撓吾常建於太極之中而運乎無極之外化以不化爲體不化以化爲用故至樂者真道也道非心識何謀慮之能知道非聲色何瞻望之能見道非形質何追逐

之能及汝儻然立於四達之道而不知所從冥然倚於琴瑟槁梧之上而自弘自吟目之所見有涯極而稱窮力之馳驟有分量而稱屋自謂終不可逮矣形充與空虛等無墮體黜聰離形去智獨有委蛇任運而已汝以委蛇故而悚懼之情安得不息也

吾又奏之以無忌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生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

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林樂音洛說音悅焱音標苞音包

此第三奏也。再聞至樂，任情逶迤，悚懼之心於焉怠息，雖已賢於初聞，猶未盡也。故奏無怠之聲，斯則以無遺怠也。凡命之所爲，莫非自然，吾此咸池之樂，則調造化之心和自然之命，故混然無繫隨。

化而生若風動叢枝百卉具暢而不知其所以形  
布揮四時各得其所而非由於牽曳寂寥幽昏雖  
聲而未嘗有聲動於無方而居於窈冥雖千變萬  
化而居寧極之鄉故春生冬死秋實夏榮雲行雨  
散水流風徙日新其變不可執恒至樂之道豈主  
常聲也世疑之則考於聖人聖人者無他通有物  
之情順自然之命故謂之聖也廢心而任形置天  
機於不用而惟百體之所爲此之謂天樂妙絕忘  
言而心靈自悅也汝欲聽而無可聽分別情斷矣  
安得而不惑哉夫樂也者始於悚聽悚聽則鬼趣

爾次之以怠怠故遁情意稍悟形迹稍滅矣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忘言忘慮絕思絕維而後與道有一分相應必都絕分別而後與無聲無臭者幾矣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

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  
周是非其夢耶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  
與鄰是非其昧耶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  
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  
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斲行周於魯  
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  
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

行下孟反盛音成齊側皆反復扶又反斲音朔昧音

米推吐回反與音餘斲音祈

芻狗結草爲狗以解除也衍筭也尸祝巫師也將  
送也蘇取草者昧魔也言廢棄之物於時無用

之更致他妖也。孔子適宋，與弟子講禮大樹之下，桓魋欲殺之。孔子去，魋惡其嘗坐而伐其樹焉。嘗遊衛，衛人疾之，剗削其迹。應楚昭王之聘，過陳，蔡之間，陳蔡大夫懼孔子用而強楚，發兵圍之七日，不火食，傳轉也。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槲棗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猿狙而衣

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盡去而後懷觀古今之  
異猶矍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  
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  
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夫子其窮哉桔

音結臯治去聲祖側加反抽音又緩音猿狙音疽衣  
去聲齧音訖挽音晚去上聲嫌音怯曠音頽捧敷勇  
反挈苦結反

桔槔挈水具也牽之則俛不牽則仰虛已以游者  
亦宜然也此章凡六喻忽狗喻先王之教也舟車  
異用喻周魯異宜也桔槔下喻游世之道也祖黎

袖皆可口。喻禮義法度應時而變也。獲狙不可衣。喻後世不可用周公之禮也。西施之顰不可學。喻先王之美處不在迹也。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者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

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  
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  
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惡音烏

中心無主則無受道之質而道不止外事無正則  
無行道之具而道不行故由中出而不受於外則  
正不行矣卽聖人不敢輕而出雖欲而道設教無  
由也由外入而無質於中則主不立矣卽聖人不  
能強而入雖欲假學成性無由也道之所以不足  
聞者以是哉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

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  
宿於義以遊道選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  
圃道道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  
采直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  
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  
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  
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道大變無所湮者爲能  
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遠音渠

觀音

構虛

同易

音異

保七

刀反

舍上

聲潤

聲名人所同欲天下公共之物也不可以一人多

取多取必有物敗之矣仁義堯王之蘧廬所以道  
人爲善之路也止可一宿而不可久居必招招乎  
捐仁義以示人則僞生而責多矣古之至人第從  
仁義中假借塗路寄托宿止暫時游寓而不久居  
由此而游於逍遙無爲之墟食於苟簡易養之田  
立於脩身養性不爲物役之圃古者謂之採真之  
遊人情好富則不能讓祿好顯則不能讓名好夸  
則不能讓權當其時而操此三者則憂責方重而  
稱副實難爲之晝夜危慄若無以樂此有者非其  
時而舍此二者又以爲天下之困窮屢辱不幸

我悲哀涕泣若無所容於世者冥頑無知不見道之一斑而惟匍匐於名利於內不免陰陽之患於外不免人道之患兩患交及必無一幸非天之戮民而何且夫遊於顯融之途則必任恩任怨有奪一有示諫上教下生善殺惡此入者所以正人之具不得不用者也然而用之者又不免及身之灾豈易事哉惟有道君子喜怒不關於心死生不變於已與化俱往不膠於物斯則我大而物小為能用之爾故曰正者正也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也若其心不然則天門閉塞必冥行徑趨而入於昏

獲陷阱之中矣。故曰外無正而不行也。桓溫嘗歎曰：貧賤日思富貴，富貴又履危機，此非所謂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者耶？比有貴人，以命訊日者，日者曰：不祥幸矣。猶未出於大不祥，貴人曰：云何？曰：徒不利於官爾，可無死。貴人蹙然曰：是所謂大不祥也。如天之福當出於死，爾烏可以無官？日者駭曰：何公之心覆也？貴人曰：汝則覆爾，我罷官則必死。是兩不祥也，死獨一不祥爾。一不祥，孰與兩不祥？悲夫人之愛一官也如是哉！已則覆而謂日者覆果誰覆乎哉？昔賀季真以八十投老，君臣動色以

爲賢達由是觀之宜當時之訖爲賢達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  
四方易位矣蚊虻噉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濇然  
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  
放風而動摠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  
子者耶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  
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  
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啗子合反音匝惜慘同七感反憤扶粉反放去聲黔  
音鈗觀去聲响音煦沫音未

濇音康  
也音育

通昔通夕也放風而動如風之自動也染緇曰黔

夫鳴白鳥黑稟之自然豈待於浴黔哉故黑白之質不足爲烏鵲論仁義之名不足爲君子大响濡之潤不足爲魚活縱之於江湖則魚適矣相忘於道德則君子大矣奚以仁義爲哉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童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言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

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

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  
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  
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  
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  
施其知憐於屬蠶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  
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耻乎其無耻也子貢斃  
斃然立不安音音音見音規殺音斃種音冢語去聲  
知音智墮音衣施去聲情慘同屬音例  
蔓勅邁反鮮規舊云明貌

何規何以進戒也噉合也聲見老聃因孔子爲先  
容也年運而往自謙老悖也黃帝之時民心淳一

民有親死不哭而人無議之者時無不孝之人哀  
至則哭不哭不爲不孝不非不哭亦不爲失譏若  
後世有不哭之譏故不至哀而強哭哭以爲人非  
爲親耳故黃帝之時不哭不非皆淳一之民也堯  
之時民心尚親旣尚親則不可與踈者無倫而降  
殺之服起焉分別旣興而人不非者以親親爲俗  
故也舜之時使民心競母孕十月而生子子生五  
月而能言去胚胎纔十五日耳而已有誰何分別  
之聲蓋競教而速成故也速而成者亦速而死則  
人始有天者矣禹之時使民心變於是乎人各有

心而兵革興兵革既興而順逆分殺人非盛德事也而不能無殺於是有殺盜不爲殺之律明別是非分析疑似不能大齊於物而真淳之樸日漓眈眈之辯日嚴人自爲類以爲天下耳非普天一覆之天下也是以民心日駭而儒墨並起其作始尚有倫類物我猶同其末流至不容容雖鄰不覿徒黨之分門戶猶婦女之有室家耳澆浪之風尚可言乎由是觀之則三皇之智所以鑿渾沌之竅而啓天下無窮之禍者也名爲治之實亂之耳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耻乎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

欲同之於五帝乃老子通毀五帝以及於三王失其所爲談矣故蹇蹇然立不安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好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生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鷄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

不可雍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身丘得之矣奸音干夫音扶篇末同說音稅治去

聲鴉音逆復扶又反傳音附沫音未要音腰

孰古熟字奸干同鴉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鵲居巢內交尾而表陰陽魚在水中傳沫而爲牝牡蜂取桑蟲祝爲已子是知物性不同各稟大道咸率自然烏可極也人性亦然有弟則兄之愛不得不減失愛則兄

悲不得不啼亦理之自然不可勉强自然者化也久矣丘之不與化俱也已不與化俱而安能化人必以六經說非化矣。

刻意第十五

外篇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誅，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

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行下孟反離去聲論去聲好去聲下同治去聲朝音朝閒音開响音呀

刻削志意高尚其行，爲高論以非世者。鮑焦介推陳仲子爰旌目之流是也。韓子曰：山峻則不高，水激則不深，行礪者德不厚，志與天地侔者其爲人不祥。鮑焦之爲人可謂不祥矣。語仁義忠信恭儉。

推讓爲脩者。若子夏之居西河。子之居鄒。荀卿之居蘭陵。是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者如管仲。晏子。樂毅。吳起。申不害之流。是也。就藪澤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者。如巢父。許由之類。是也。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者。宛丘彭祖。青烏。公白。石生。陵陽子明之類。是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莊子自謂也。

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

易恬惓則憂慮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憂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惓乃合天德澹

並音淡易音異去上聲覺音教罷音疲

休止也知止則平易平易則恬惓矣恬惓則神不虧矣故聖人之道純任自然而已天地無心心若

萬物而無心。聖人無情。情順萬事而無情。寂然而  
太公物來而順應。其生其死其動其靜。一以天自  
處而已。我不爲事事。至而自應。我不爲物物來而  
自爲。去知與事。循天之理。故天人咸宜。神鬼盡服。  
生死悉可。夢覺皆適也。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  
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  
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  
也。

樂音洛。惡烏路反。

悲樂喜怒哀惡。豈不出於性哉。而更爲性累。手足

耳目口鼻豈不出於形哉。而更爲形累。妻孥子孫。僕妾。豈不出於我哉。而更爲我累。性之則無不爲。吾用情之則無不爲。吾累所貴爲天下君者。爲能役天下而不爲天下役也。所貴乎能役天下者。爲能清淨虛無恬惔寂漠而不爲事以擾天下也。不能虛無恬惔而能役天下。未之有也。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

夫勞精竭形猶之撓源竭流其不可必矣。然旣曰

不動不雜之可已而又曰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是尚不可以無動乎此固學者之所當知也天一日一周而未嘗湏臾停也海一朝一夕而未嘗湏臾停也靜安在哉惟人亦然一寤一寐而未嘗停也開眼見明無非動也擁衾臥矣而魂猶營營以爲夢也靜安在哉將爲木爲石閉門而靜已乎若是則無爲貴人矣故水之清不在於流不流人之靜不在於動不動流水而濁黃河是也而天下之流而清者多河雖濁而不臭亦清之類也止水而清者鮮矣卽有清焉恃源而往者也斯亦流之類

也人之生。日夜相代乎前。而不知其所萌。因任而我無情。夫然後謂之靜。厭動求靜。安得謂之靜乎。故水之清。當於流處求之。人之靜。當於動處求之。而棄紛屏寂以求靜。何靜之能得。是學者之急務也。

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押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

倫聖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  
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  
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蟠音盤

精神四達並流而不極至哉是言天地之所以不  
毀者以是而况於人乎純素之道唯神是守約哉  
是言天地且不違而况於人乎故曰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寧體道君子當三復於是言按莊子此  
篇與學庸全無異蓋由中和正傳而得之者獨其  
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  
而後起五句微不同此道家所以有世奚足爲之

論學者諦審焉